

话剧《倾城之恋》尽显“新舞台美学”

融合电影和戏剧表演 叶锦添带来视觉盛宴



1月6日至10日，由张敬编剧，叶锦添担任总导演和视觉总监，万茜、宋洋领衔主演，根据张爱玲经典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倾城之恋》，成为极其罕见的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演出的话剧。



舞台剧《倾城之恋》。

一方面因为这部作品票房太火，五场演出一票难求。另一方面，也因为该剧不同于传统话剧，而是通过文学、电影、戏剧、舞蹈、音乐等综合性艺术手段，全方位调动观众感官，让大家沉浸在一场非比寻常的新舞台美学当中。

用留白呈现张爱玲原著气韵

张爱玲原著小说《倾城之恋》中的故事很简单：白流苏被兄嫂所不容，为了逃离这个古老家庭的颓败生活，她用自己的青春孤注一掷，和纨绔子弟范柳原展开了一场斤斤计较的爱情博弈。最终，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成全了他们，在动荡的世界中成为一对平凡安稳的夫妻。

然而，改编张爱玲又是极其困难的，无论是她看透世情的苍凉文字，还是那些文字后“语焉不详、难以描述、独树一帜”的复杂情绪，既让读者痴迷，也让改编者惶恐。

身为“张迷”的编剧张敬在改编时，尽可能保留了原作小说中白流苏、范柳原的对话，也有意尝试不把语言写得过于密集，在言语谈话之间找到一种“旧时代的空气”，他说：“‘气息’是张爱玲之本，不抓不行，又不能抓太紧。”

叶锦添导演更是用电影视觉叙事创造的大量留白与气息，打破了大众认知中台词密集的戏剧观演经验，让观众的一个个细胞都全部张开，全身心感知电影镜头与剧场气场融合后带来的宏大与细微、抽象和具体、写实和虚幻的丰富质感，从而更能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孤独与人生的荒凉。

旗袍完美复刻30年代风貌

演出一开场，是一段长达7分钟的黑白电影默片和舞台上的舞厅戏同时出现，刻意错位又交相辉映，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交代了原著中没有详述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初次见面的场景以及他们身边各种人物的复杂心态，迅速将观众带入一种特殊的观赏氛围当中。

紧接着，出现在舞台上的Y字形大型转台，将戏剧空间分割成若干区域，随着行云流水的设计与转换，旋转腾挪间搅动时空：时而是阴郁的白家；时而是灯红酒绿的舞厅；时而是阴暗的浅水湾饭店，再加上永恒的月亮，不确定的树影……

总导演叶锦添炉火纯青地通过多媒体电影影像、流动的舞厅装置、华丽而斑斓的服装，将视觉和空间带来的“后戏剧剧场”充分展现。

叶锦添还以意识流般的黑白影像，诠释了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前史：十来岁的白流苏在倾盆大雨中隔着无数陌生人自成的“玻璃罩”寻找母亲，范柳原孤身流落在异国他乡的英伦往事，都为人物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情感做了细腻的铺垫。原创作曲杜韵更是别具匠心，以极具戏剧感的音乐烘托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内心及戏剧的张力，对推动剧情和渲染情绪立下汗马功劳。

《倾城之恋》不仅有“大”的艺术审美，也有“小”的细节追求。叶锦添亲手设计的每一件旗袍精雕细琢，不仅完美复刻30年代的时代风貌，又兼具现代审美。舞台上的道具则细致到白家餐桌上的菜肴、梳妆台上的香水瓶，甚至是角色手中的几枚美元，都极为精致讲究。

万茜演绎人物多层次情感

为了表现张爱玲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气息”，两位主角用大量的肢体语言与留白表现

人物复杂的情感和暧昧的关系。例如白流苏在决定去香港之后翻出自己的旧衣后依偎在床上抽泣；看到范柳原与萨黑美妮公主亲热之后，独自在梳妆台前描眉……万般滋味尽在无言中。尤其当白流苏终于如愿远离了上海的腐朽家庭，住进了范柳原为她在香港准备的房子，她在这所空房子里漫无目的地寻找，可最终找到的仍是无尽的虚无。扮演白流苏的万茜，通过多种情绪的更迭，表现出了如愿以偿的欣慰、对未来的彷徨、对自己选择的疑惑等多层次情感。

范柳原的人物形象也有着颇具匠心的改编，对他在国外的潦倒生活、纵情欢场的往事、漂泊无定的内心的塑造，都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叶锦添不仅让扮演范柳原的宋洋首次走上话剧舞台，也让他在电影镜头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还有嚣张跋扈的四奶奶、柔弱而计较的三奶奶、懦弱无能的四爷，也被傅淼、姜冰洁、朱冠霖等演员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深感白公馆的压抑窒息。

据《北京晚报》

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开播 回望数十年磨一剑的起点

9日晚，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在央视一套与三大视频平台开播。作为“我们的新时代”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超越》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题并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上海柠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张晓波为导演，李嘉任总编剧，李庚希、胡军、沙溢、涂松岩领衔主演。作品聚焦短道速滑运动，用双时空叙事，围绕山东与黑龙江两代运动员的命运，讲述他们从地方队到国家队、从“野冰场”到奥运赛场为国争光的一路拼搏、一路超越。

第一集第一个镜头，电视剧就带观众重返中国短道速滑运动蓄势待发的时光。而在始于2014年的新时代故事线里，少女陈冕也踏上了逐梦之路。两代运动员、三代短道速滑人，即将交付他们各自的五年、十年、乃至数十年磨一剑。

从东北“野冰场”到走进山海关，冰雪运动发展轨迹显影

郑凯新与陈冕，2014年的他们缔结师徒缘分。而在过去的与现在的两条时空线里，他们又是刚刚叩开专业短道速滑世界的同龄人。《超越》的开篇，1989年冬天与2014年夏天的故事交替进行，中国短道速滑、中国冰雪运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电视剧里逐渐显影。

旧时空定位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初创的年代。那会儿，短道速滑刚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目，短道在中国也才兴

起了七八年光景。队里好苗子不多，故事里的吴庆红教练另辟蹊径。她来到冰封的松花江上摆摊“有奖滑冰”，谁能在30秒内滑完两圈，就能得到一台进口Walkman作为奖品。

社会青年付大海盯上了时髦的奖品，却又没能达到吴庆红的要求。一番争执追赶，吴庆红的弟子江宏、陈敬业在冰面上与付大海的小兄弟郑凯新“耗”上了，后者展现出滑冰天赋让吴庆红印象深刻。镜头一转，2014年济南街头，轮椅少女陈冕取得了一场业余赛胜利。她用比赛奖金买到了心心念念的短道速滑冰鞋，顺道还得知了一个即将改变她命运的消息：青岛新成立的短道速滑队正在招新。本该去参加轮滑高级赛的陈冕改了主意，独自坐上开往青岛的高铁，想要为长久以来的梦想放手一搏。

相隔25年，都从“野外”的赛道开始，两名年轻人的短道速滑起点在《超越》里形成了鲜明对照。挺着大肚子的吴庆红为了难得的天赋型选手登门求才。但对郑凯新而言，当“倒爷”或者去南方，才是他的理想之境，不过是迫于母亲的压力勉强答应进队一试。而在陈冕上冰的2014年，中国冰雪运动之炬已被点燃：它不仅进了山海关，还走进夏天，在推进了20多年的“北冰南展”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时代背景下，在越来越多中国孩子心里播下晶莹的梦想种子。

从当年的黑龙江小伙子被推入运动生涯，到眼下青岛队的招新报名处排起长龙，《超越》开篇只是寥寥几笔，已借两代运动员的不同起点，速写了整个冰雪运动发展的斗转星移。

无论竞技观念如何更迭，经历一番寒彻骨的拼搏精神从未改变

张晓波笃信，无论哪种题材，好的文艺创作归根结底都是写人的。具体到《超越》，如果说用电视剧样式为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写史堪称创作者的雄心，那么“以人写史”才是真正的方法论。

9日晚《超越》只是更新了第一集，可有限篇幅内，吴庆红、郑凯新、陈冕这三位主人公、三代人的生动形象已呼之欲出。身怀六甲也不离岗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吴庆红既是教练，也负责招新，还能客串后勤。天赋耀眼但对前路并不笃定，郑凯新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了短道生涯。2014年，顶着“半路转项不行”的质疑而来，陈冕绝对算不上“天选之女”。何况那位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的现任黑龙江队主教练、她的父亲陈敬业，早就断言了她在冰上没有远大前程。可陈冕背上行囊义无反顾的样子，已为这个姑娘的冰雪梦圆写下了无限热爱的人生预判。

跟随鲜活的人物代入他们的视角，走进他们的命运，不同时空的烙印即便在剧中俯拾皆是。吴庆红力邀郑凯新入队的1989年，一搪瓷杯的奶粉冲热饮，是黑龙江队数九寒天户外训练时陈敬业他们珍视的宝贝。待到郑凯新和陈敬业分别成了2014年青岛队与黑龙江队的教练，他们带的年轻人已能在室内冰场训练，器材、设备、营养，都

不再是棘手的难题。物质条件随时代天翻地覆，人们对于竞技体育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第二集预告里，1989年短道速滑队出早操时，陈敬业和队友们喊的是“金牌闪耀”“奖牌全拿”；2014年陈冕第一次闯入青岛队出操，大家的口号已是“能文能武，敢作敢为”，白天训练、夜里补文化课成了新时代运动员的日常。

从“要我练”到“我要练”，从“奖牌全拿”到“能文能武”，观念在随时代进步而更迭，但冰雪赛道上的成功规律从未改变。《超越》有个特别设置，每集尾声都加入了一段采访混剪，现实中的中国短道人在镜头前讲述他们的冰雪人生。第一集后，第一代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辛庆山、黑龙江省滑冰协会主席邓绍新、大杨扬启蒙教练金玉美等中国短道的“老人”把叙事带入了中国短道速滑事业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真实的来时路上，中国短道速滑人用意志的坚韧抵御物质环境的苦，用让对手惊叹的训练量赢来世界的尊重，却并不在乎一人身兼数职的艰难，更不计较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的成绩奖励。艺术的创作里，《超越》故事刚开头，不同时空里的郑凯新与陈冕终将验证一代代中国短道速滑人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据《文汇报》